

回首向來蕭瑟處

◎文 / 陳昌熙

首先要感謝邱威鑫醫師在 6 月底時的來信邀稿，他在信中要我寫一些獲得『2016 年成大醫學院基礎醫學研究獎』背後的一些心路歷程，因為知道醫訊編輯的工作不容易，所以當下沒有推託就直接答應可以幫忙，但是一時之間也不知道要寫些什麼、以及可以寫些什麼，所以也是我頭痛的開始～

回想起知道自己得獎的那瞬間，心裡當下閃過的念頭就是蘇軾的《定風波》中的詞文『回首向來蕭瑟處。也無風雨也無晴』，其實當時內心不是喜悅與激動的，而只僅僅是平靜地回首往事的流動。自 08 年歸國後回到成大醫學院生物化學暨分子生物學研究所服務，回到國內一開始就是遇到一連串的「逆向文化衝擊」(reverse culture shocks)，對比自己曾經經歷的國外研究型大學的環境，國內大學不論在設備、經費、與人力資源上，當然是有“感覺上”的落差，但是想著可以開始主導自己有興趣的研究主題，並且啟動屬於自己的實驗室，內心還是雀躍與激動

的。

『竹杖芒鞋輕勝馬，一簑煙雨任平生』。當然知道大環境並不完美，不過現實上還是要調整一下研究執行的策略，因為受到國科會（現科技部）「研究人員近五年內研究表現指數 (RPI)」制度的影響，當時整個學界還是瀰漫著「集點換大獎」的數值管理思維，各大學的評鑑制度還是需要靠持續且大量的產出，但對一個剛回國的新人而言，可想而知這是幾近於「不可能的任務」，一個人的能力與時間是有限的，更遑論學校在教學、服務、研究的三項高標要求，姑且不論很高的授課時數與一直有新課程需要備課，還需要不斷地參加各類研習課程與校內外服務來累積評鑑表格上所需要的各類「點數」，這些都是自己大量心力與時間的投入。

『莫聽穿林打葉聲，何妨吟嘯且徐行』。我當時的想法就是要有耐心地對一到兩個研究主題有長期抗戰的準備，研究進度不求快，但求研究內容的踏實與深遠，這樣才有機會能夠做出衝

擊性大的研究。但為了同時能夠滿足「積點」的要求，也要想一些小而美的研究主題，務求在短時間內可以有論文的發表與累積。就這樣在雙軌並行的策略上伴著風雨且行且走，但這樣的研究策略也因為資源的分散，可以想見是比較沒有效率的，所以前幾年的研究成果也就相當的平淡，不過因為對研究的熱愛，當時對於自己並沒有完全失去信心。但是在追求高影響力研究的過程卻不是一直順遂的，這主要分成兩部分，其一為研究主題的相關內容一直不斷的被國外學者搶先發表，畢竟重要的科學議題一定會有很多人有興趣去研究，我們的整體資源不足，當然在速度上是沒有辦法跟他們競爭的，當然自己當時內心是相當失落的，但還是要鼓勵自己與參與計劃的研究生“再多做一點”，希望我們能夠在既有的基礎下多做出一點別人沒有的創新部分。其二為投稿的困難度，一直覺得自己差不多的成果，在美國投稿會比台灣來的順遂，當然這牽扯到很多因素也不在此細談。不過自己總是正向思考這些問題，心想如果我們的研究夠重要，不論成果是發表在哪個期刊，對學界還是會有很大的影響力的，身為一個線蟲科學家，悉尼布瑞

納（Sydney Brenner，2006年諾貝爾生醫獎得主）的故事正是一個很好的典範（布瑞納於1974年發表其曠世巨作“The genetics of *Caenorhabditis elegans*”於Genetics中）。所以雖然投稿的過程有諸多不順，最後文章還是發表在一個適合的專業期刊中，也算令人欣慰。

『料峭春風吹酒醒，山頭斜照卻相迎』。因為喜愛研究才進入這個行業，當然一路的風景也是高低起伏、順逆更迭，這中間如果有什麼值得一提的成果，也都要感謝諸多前輩的提攜與幫助，『第一牽成、第二好運、第三才情』這句台灣諺語我一直是很認同的，沒有貴人提攜再有才情也是枉然，所以所有的榮耀都要歸功於“牽成”這些研究的實驗參與者與一路上大力鼎助的前輩。最後在現今基礎科學研究越來越不被重視的環境下，也只有不斷提醒自己莫忘喜愛研究的初衷！